



“我用镜头记录马王堆汉墓出土”

文 / 江 单

1972年4月中旬,摄影记者唐大柏接到报社下达的任务:拍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图片。当时的唐大柏,在湖南日报担任摄影组组长。

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末期,也是社会、经济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是当年湖南最大的一件事情,唐大柏的第一感觉是神秘和好奇,这个几千年前的汉墓里面究竟埋藏着什么东西?它的发现对于湖南的考古有着如何的意义?就是这种记者的好奇心和使命感,让唐大柏对此次任务充满期待。

对于马王堆汉墓,当时湖南的媒体已经有很多前期报道,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唐大柏想的就是怎么把揭开神秘的过程全部拍摄下来,他想通过大场景来表现现场,还得在图片中充分表现现场气氛。在出发拍摄之前,省里有关部门和报社就通知唐大柏,图片除给报社使用外,不能随便向外发稿。

1972年4月28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出土,随同出土的还有

一千多件珍贵文物。随后的几天,唐大柏天天守在现场,目睹了出土的全部过程。

当时记者拍照片,要经过审查后领取特别采访证才能进入挖掘现场,只有新华社、潇湘电影制片厂、湖南日报三家获准进入现场拍摄和录像。

唐大柏来到现场时,现场已经由部队保护,“当时的挖掘现场是一个大坑,考古人员在下面工作。”唐大柏回忆道,在旁边较低的平台,各媒体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拍摄和全程录像。大坑的最顶端,四周围了一个木架子,如果下雨,考古人员就在架子上面搭上雨布,不中断挖掘过程。

给唐大柏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考古人员的细致和敬业,“他们从来不用锄头去挖土,都是用专业的工具小心地将泥土分开,将汉墓里面的陪葬品等拿出来,每样东西考古人员都会仔细测量尺寸,并有专人负责记录文物的情况,还有专人负责将文物送到地面。马王堆汉墓全部出土后,没有一件陪

葬品被破坏。”

唐大柏在拍摄现场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大麻烦。按照他的拍摄计划,需要拍一个出土现场的全景。拍这样的照片通常要搭个高高的架子,人从架子上向下俯拍才能拍到。唐大柏知道,在这种戒备很严的情况下,提出这种要求肯定是不现实的。于是他就在挖掘口上的一排防护木杆上打主意,提出要爬到木杆上拍照,没有被答应。

为了拍到自己所需要的照片,唐大柏只得趁人不注意时,偷偷爬上防护木杆。由于早有准备,带的是莱卡小型相机,他爬上去就拍,保卫人员就在下面喊:“谁让你跑上去的?赶快下来!”唐大柏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规定,称马上就下来。拍好照片后,任务是完成了,但唐大柏也遭到保卫人员的批评,接着他就受到保卫人员“特殊关照”,使他再不能越雷池一步。时间长了,唐大柏和保卫人员成了好朋友,为了给他提供拍摄的方便,保卫人员还专为他准备好了高楼梯。

保卫人员说:“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是保护文物的,你是报道文物的,文物出土后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我们要相互支持!”以后,唐大柏的拍摄就方便多了。

在现场的几天,唐大柏每天都准时去“上班”,没有照片拍的时候,他就蹲在旁边看考古人员工作。这固然是记者的责任,其实也是唐大柏个人对神秘汉墓的期待。终于到了唐大柏最期待的时候,马王堆汉墓的棺木要出土了,考古人员在大坑的上面做了个横梁,用绳索将棺木固定好后,通过滑轮的作用将棺木起出来。“之后开棺的过程由于没有在现场进行,我无法拍摄到,这也是我一个最大的遗憾。”

唐大柏是一年后在博物馆才看到了棺木中最具价值的陪葬品和千年不腐的女尸的,这个时候,他才知道马王堆汉墓的价值和它在湖南考古史上的地位。“作为一名记者,能够参与和见证这个伟大考古的挖掘,是我最大的收获。”

逆舟的舟

文 / 姜贻斌

逆舟,汨罗舟。

一划,一划,终于划到长沙这个大码头停泊。

一泊,已十余载。

生存之舟,逆舟可说是酸甜苦辣尝遍,木工泥工水电工,样样出色。他说,他不怕苦,受不了的是别人的白眼和挑剔。有好几次,明明给人家搞完了装修,而人家蛮不讲理地来一个挑剔,娘的脚,克扣工钱!竟然要让那么几个工日打水漂。当时,他很想愤怒地抽出老拳打人,晓得打不得,打人要赔偿,他拿什么赔呢?想恶言骂人,又骂不出口,毕竟是读了几句书的人。所以,他只能吞下一肚子委屈,无奈地回到简陋的住地,让城里的月光默默地抚慰自己,然后,在浑身酸痛中渐渐入梦。尽管生存之舟极其坎坷,而这

个单瘦而高挑的男人,并没有被它击垮,他坚强而富有韧性,极像他家乡的那一片竹林。

所以,在枯燥无味的生存之舟的行进中,他感慨,他痛苦,他忧郁,他深思。所以,他又划出一叶文学之舟,在精神的大海上颠簸,让自己更为充实和丰富。

他开始尝试写诗,写民工生命的脆弱和卑微,写民工的尊严和无奈,还写偶寄在女工宿舍里的那种害怕和恐惧。总之,那些民工辛酸无泪而又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状态,都很艺术地进入了他的诗篇。所以,我不仅默默地读他的诗,还在朋友们跟前念他的诗,泪水盈眶。

后来,他又尝试写小说。逆舟的语言很有韵味,这是极不容易的。我

想,这得益于他的天赋和努力。所以,他白天像个民工的劳动模范,在工地上来回奔波,不辞辛苦,把汗水洒在如林的高楼大厦,以及滚热的马路上。到晚上,他则忘掉了生存之舟,像个文学的劳动模范,在一台旧电脑上,把一个个汉字摆过来摆过去,极其耐烦。他伴着黑夜,划着文学之舟,忘情地在文字的海洋里扬帆。所以,这个痴迷于文学的水手,三天两头便来我家,带来近日捕捞上来的收获,让我首先品尝。当然,还带来浑身的疲惫和辛劳,带来散发出木屑和油漆的气味。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可以说是他的第一读者。他有两叶桨,一叶写乡村往事或种种现状,一叶写城里的世态炎凉,小说既实又虚,实在

难得。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在某天下午三四点见面,两人要么是侃侃而谈,要么是长时间的默默无声。他喝茶,我抽烟,让时光悄然而过,那是我们很享受的时候。由于他这个水手的努力,现在,他的文学之舟渐渐地漂向了各地,升起了胜利的红帆。总而言之,这个划着两只小舟的水手,是一个内敛内秀而腼腆的人,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是一个坚强努力的人,是一个有艺术判断的人,同时,还是一个不善烟酒的人。极有味道的是,若是别人说句笑话,他极羞涩,脸竟然红了起来,像个细妹子。

逆舟,姓彭,名庆国。

森林需要啄木鸟

文 / 谭文革 宁孝俭

任何森林或林子,都是需要鸟类的。如果没有鸟儿,那森林或林子似乎总缺点什么。试想想,森林或林子里,鸟儿飞来飞去,鸟儿欢唱畅谈着,唧唧喳喳,天籁之音婉转悠扬,有动有静,有唱有笑,那该多美啊。

有鸟儿飞、鸟儿唱的森林或林子,是生机勃勃的。森林或林子需要各种鸟类,既应有八哥、鹦鹉等为树林常唱赞歌的,也应有斑鸠、麻雀、布谷鸟等普通鸟,也有应爱啄树上害虫、保护森林的啄木鸟。

因此可以肯定,森林是离不开啄木鸟的。如果没有啄木鸟,如果啄木鸟不将树上的大量害虫吃掉,那么森林里的害虫大量繁殖,久而久之就泛滥成灾,弄不好,整片森林都会毁了。

如果某片森林或林子有主人,那么主人对啄木鸟不仅应是容忍的,而且应是喜爱的。各种树木呢?对啄木鸟肯定也喜爱,因为啄木鸟为它们无偿服务,为它们啄虫除害,岂不美哉。

“一棵老树生了病,有些叶子黄了。一个医生飞来,落在树上。他用嘴这里敲敲,那里敲敲,找到了生虫子的地方,就啄一个洞。他伸进长舌头,把虫子一个一个地钩出来吃。吃完虫子,张开翅膀飞走了。老树的病让医生治好了,慢慢地长出新叶子来。”

这是小学课文《啄木鸟》的内容。我小时候没学过此篇,后来有所了解。课文中的“医生”就是啄木鸟,啄木鸟被人们誉为“森林的医生”。

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森林王国》。文章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森林王国。在森林王国里,有许多的小动物,你看你看,小兔子在跳绳,狗熊在举重,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

我突然联想,人们所生活的国度和社会,不就像那森林王国吗?我们既需要“八哥、鹦鹉”,也需要“斑鸠、麻雀、布谷鸟”,还需要针砭时弊的“啄木鸟”。

社会应给“啄木鸟”以生存的空间,它们所吃的“虫子”都是“害虫”,这是对社会有利的,国家应支持。这些“虫子”有些没有背景,有些可能有大背景,但我认为,不管如何,林子的主人都不会去怪罪“啄木鸟”的。

毫无疑问,“啄木鸟”是深深爱着那片森林或林子的,有时也许吃害虫多了点,有时也许吃害虫少了点,总之是吃“害虫”,保护森林或林子。因此,应切实保护它们,而绝不能责怪或伤害它们。

